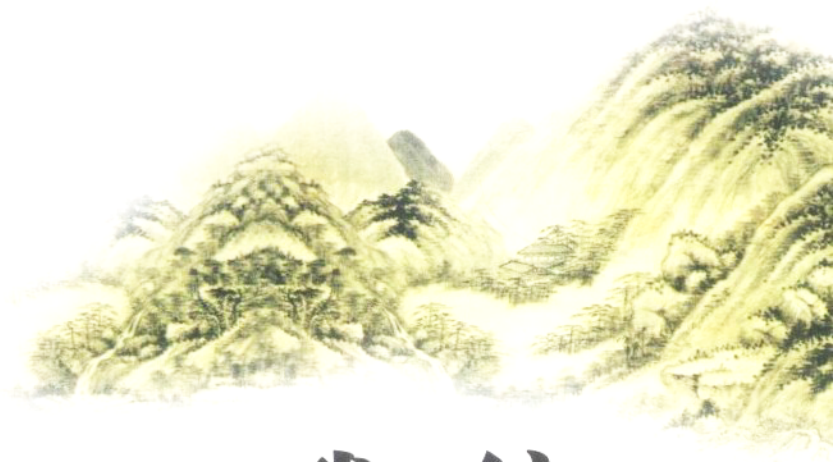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武 编(一)

责任编辑：陈国勇

(86)



广 州 出 版 社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武 编

(一)

(86)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陈国勇 主编. 广州出版社. 2003. 2

ISBN 7-5363-3732-9/Z·419

I. 中... II. 古... III. 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275 号

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主 编:陈国勇

广州出版社

广州凯旋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6.5

版次: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书号 ISBN 7-5363-3732-9/Z·419

定价:(全套 98 本)868.80 元

目 录

武编前卷一	(1)
将	(1)
士	(6)
制	(13)
练	(16)
令	(20)
料	(32)
觐	(35)
间	(37)
明	(44)
疑	(51)
诡	(52)
武编前卷二	(54)
战	(54)
攻守	(66)
攻	(68)
守	(70)
守城鄙见	(83)
地	(85)
水	(97)

方	(101)
营	(101)
行	(102)
止	(105)
宿	(106)
警	(107)
“节度”	(107)
战	(109)
营制	(112)
武编前卷三	(117)
阵	(117)
八阵图说	(122)
八阵图说	(124)
握机出军法	(128)
握机战法	(129)
八阵辨正	(140)
辨八阵伍法	(143)
八阵图序	(145)
阵图总说	(160)
武编前卷四	(163)
阵	(163)
穰苴握奇营辩	(171)
孙武子八阵辩	(173)
孙武子常山蛇阵辩	(173)
诸葛亮八阵记	(174)
风后握奇阵辩	(176)
诸葛亮瞿塘方阵辩	(178)

诸葛亮八阵八形辩	(178)
诸葛亮八阵八形新变辩	(179)
诸葛亮六阵辩	(180)
诸葛亮五行阵辩	(180)
诸葛亮八阵六阵钩连蟠曲辩	(181)
诸葛亮十二将兵阵辩	(182)
诸葛亮当头阵辩	(183)
诸葛亮满天星阵辩	(183)
诸葛亮八翼阵辩	(184)
李靖六花阵记	(184)
四门斗底阵记	(185)
十二将兵阵记	(186)
十二辰阵记	(186)
李靖六花阵辩	(187)
李靖五花阵变为六花阵辩	(188)
平戎万全阵记	(188)
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	(190)
元四阵图辩	(191)
秘战第七	(194)
二十八宿操练之法	(205)
炼飞刀法	(207)
炼飞枪法	(207)
二十八宿形像	(208)
二十八宿遁藏身法	(210)
二十八宿破阵法	(213)
二十八宿藏身破阵之法	(216)
行持祖气法	(219)

武编前卷五	(219)
牌	(219)
铁	(222)
火器	(224)
射	(227)
弓	(227)
弩	(237)
甲	(240)
拳	(243)
枪	(245)
剑	(249)
刀	(250)
筒	(250)
锤	(251)
扒	(252)
挡	(252)
火	(253)
夷	(273)
武编前卷六	(278)
车	(278)
水磨	(287)
桔槔	(288)
军需	(307)
药方	(316)
杂术	(323)

武编前卷一

将

许洞曰：国家行师，授生杀之柄，大将所主。将者，国之腹心，三军之司命也，可不慎于选乎？苟欲命将，豫以精诚辩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语，三曰举动，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双骨横起而隆炤者，语言而不相合者，目如鹰仰视者，方坐内多虚惊者，行而瞠乎必照后者，目睛白多而有赤焰、瞻视不端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蕴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丰下锐上、神气安详者，重德而善安众人也；目黑多白少，点睛深，而神气与形相副者，机度沈厚，不可以诈动人也；圆睛莹朗，五岳相照者，燕颌虎头者，心机疾速，勇而有断人也；龟背虎臆，点睛深而朗彻，瞻视详谛而神骨耸峭者，雄壮有虑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气重浊，骨相不正，头薄面浅，颈大腹细，目睛昏瞢，点睛近上，视顾不正，此皆志气浅劣，智识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语。人有言肆而目骇视者，心怀异图也；言枝蔓而不径者，心有隐也；矜大人善惟恐不至者，党人也；言错综而无所归者，心躁竞也；方言而他视者，心不诚也；言平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频四顾者，其辞妄也；言人之短而视不定者，诬构人也；言多以私事为忧者，顾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学虚也；色悦而徐徐顺人意者，

佞媚人也；矜己善而诮人不善者，崛强人也；言欲发而却缩者，含蓄人也；言无公利必及利者，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气悖而言顺，色鄙而言大，事不详而强能，理矫而强正，此皆奸诈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识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节人也；言动而必及国家者，忠孝人也；言奋而不迂者，壮直人也；辞寡而意恳者，至公人也；言多及军吏之私者，善拊恤人也；言及阵敌喜动于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细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阔而卒近于理者，识深见远人也；言少而事详者，大度人也；语气和而神气相称者，善纳众人也；言徐徐而事备者，性缓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当，性急而不暴，有识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举动。行有狼顾者，行与坐忽如惊恐者，非时言语而手足纷拿者，方食而不觉弃匕箸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辄斜动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频四顾、如有所骇者，方行而勃气上腾、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实者，观事觉、己如不知而目它视者：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诚实、多蓄异图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辂，足动而身不摇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卧欲如覆舟，神气安详也：此皆志度深沉、大节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先己后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不当者，无智人也；作事不急于用者，无益人也；作事有首无尾者，伪人也；先急而后慢者，卒暴人也；事不求详而辄为者，粗疏人也；巧妙而无裨急用者，浮艳人也；举措鲁钝而不适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折之者，无识人也；临事而惧者，懦弱人也；进退不决者，无断人也；记一而忘

二者，神昧人也；事虚而构架广文、以善为恶、以恶为善者，奸人也；善俟人之颜色、随所欲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简而用当者，有喜怒之事不露于色者，临大事而神气自若者，此谓神有馀人也；有微而不弃、大而不烦者，凶事不惧、美事不喜者，事有众惑而独断之者，事有众危而独安之者，事有难动而动者，事有难安而能安者，此谓志有馀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语也者，神之照也；举动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明，尽其为人之道矣。况国之命将，可不审于此乎？帅有十过：勇而轻死，可暴；贪而好利，可遣；仁而不忍，可劳；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诳；廉洁而爱人，可侮；慢而心缓，可袭；刚毅自用，可诱；懦志多疑，可惑；急而心速，可久。

《孙子》注曰：必死可杀。勇而无谋，期必于死斗者，则可以设奇伏，诱而杀之。如梁成轻进，为刘牢之所杀是也。必生可虏。临阵畏怯，期必于生全者，则可以袭而虏之。如晋与楚战，赵婴齐具舟于河，欲败而先济，此等岂不可袭而虏之乎？忿速可侮。性之刚忿急速者，则可以陵侮而致之来以败之。如楚将子玉刚忿，晋人执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从晋师，遂为所败是也。廉洁可辱。性之廉洁者，可设计诟辱之；辱之，必致其怒而轻出，则当因而击之。若吴起节廉而中公叔仲之计是也。爱民可烦。性之仁慈爱人者，惟恐杀伤士众，可出奇烦而扰之也。若蜀先主恋民而几为曹操追及是也。

李筌曰 夫人，柔顺安恕，失于决断，可与循节，难与权宜；强悍强猛，失于猜忌，可与涉难，难与持盈；真良畏

慎，失于狐疑，可与乐成，难与始谋；清介廉洁，失于局执，可与立节，难与通变；韬晦沉静，失于迟回，可与深虑，难与应捷。夫聪明秀出谓之英，胆气过人谓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谋，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

《北征录》曰 人之身所以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者，忠与义而已。杀身成仁，君子不恤。首阳、汨罗之士，皆以一死见称于千万世之下。至于忠臣义士，每以所欠一死为恨，是知见危致命乃古人亘亘之节，而全身远害诚趋利避害者之为耳。苟无愧于忠义，则死奚足靳也。至于将帅则不然。操两国之生死，司三军之性命，吾之安危，系社稷之存亡，吾之忧乐，系生灵之休戚。别将远征，恐败于无援，汉武所以戒李广；孤军深入，虑有围困，后世所以议邓艾。至于国之根本竟成一俘者，皆基于庞涓之一死。赵括不恤，乃躬直出搏，战已日，上党、虎牢、太原诸郡皆为秦土。徒成武安之名者，由其不能自保厥生，遂致身殒国辱，为万世笑。今之为将帅者，每有委命，不曰死节，则曰死敌，不曰愿效一死、报答国家，则曰愿以一死、上报君父。吁，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兵家固有贵死贱生之说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将帅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兵家固有好死恶生之说矣，然论士卒而不论将帅也。尝闻士卒用命矣，未闻将帅用命也。尝闻士卒不爱死矣，未闻将帅之不爱死也。以是观之，忘命轻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恤死者，将帅之事也。自今宜令戒饬将帅，无轻生而深入，无易敌而挑战；以沉厚不挠为法，以玩忽轻举为戒。庶使将帅士卒之事不至倒用。虽然，死，一也；有爱者焉，有畏者焉。愿与将军决死战，此爱死也；寇将率其众来降，此

畏死也。爱死者，足以死人；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势不敌，堕于重围；庙筭莫施，陷于重地。当是之时，将束手以就擒耶？将忘命以死战耶？吁，郭倬不死于符离，而死于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于下蔡，而死于南郡之囹圄：是皆不死其所当死，终或死其所不当死，抑又可为将帅幸生者之戒。

兵家之法，战则败，不战则胜；兵家之秘，有战则有败，不战则无败。兵非果不事夫战也，战则胜负势均矣。兵，危事也；战，死道也。胜负可听于自然耶？夫斗胜负于死生之场者谓之战，知其必胜而后战者谓之谋。伐谋者，《孙子》谓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为次下。故齐人之得舒，不曰战而曰取；鲁人之于蔡，不曰战而曰入；齐人之于纪，不曰战而曰如；韩信之于安邑，不曰战而曰袭；曹公之于江陵，不曰战而曰下：皆不战也。夫邈整整之旗、击堂堂之阵者，战也，士卒之事也；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不战也，将帅之事也。以将帅之事而责士卒固不可，况以士卒之事而责将帅哉！今之将帅所以动辄败衄者，皆专学战而未得夫不战之妙也。学战易，学不战难。《司马法》论国虽大，好战必亡；《孙子》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舍是之外，虽百战百胜亦所不取。不得已则斗，未有得已而斗者也。欲望严饬诸军将帅，招致谋夫策士讲求不战之法一。若夫斗智角力于胜负未分之地，臣所不取。

李纲曰 古之受命为将者，付任未专，威信未著，则必有所假借以立威，然后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至于付任已专，威信已著，则不必如此。故齐景公欲用田穰苴为将，以捍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

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使庄贾往，而穰苴因其后期不至而斩之。又戮使者之仆、车之左骹、马之左骖以徇，而三军之士皆振栗。燕、晋之师闻之，解去。追击之，尽取所亡之地，振旅以归。此付任未专，威信未著，而有所假借以立威者也。卫青将六将军兵出定襄以击匈奴，左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自归。青问其罪，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青曰：“青幸得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此付任已专，威信已著，而不必如此者也。后之为将者，起冗散而威令未行，当以穰苴为法；借贵宠而威令已行，当以卫青为法。夫岂不同？惟度其时势，使各有所当，则善矣。

士

李筌曰：勇怯者性，强弱者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厚。地气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既言秦人劲；申屠之子在于阗关，杜洪之将在于阡水，则秦人何得而称劲？吴人怯；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败齐于长勺，陵晋于黄池，则吴人何得而称怯？蜀人懦；诸葛孔明撮巴蜀之众，窥兵中原，身为僵尸而威加魏将，则蜀人何得而称懦？楚人轻；项羽破强秦，虏王离，杀赵角，威加四海，诸侯俯伏莫敢仰视，则楚人何得而称轻？

齐人诈；田横五百死士，东奔海岛，闻横死，同日伏剑，则齐人何得而称诈？赵人浇薄；赵王勾践以残亡之国，恤孤寡之众，九年灭吴，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则越人何得而称浇薄？燕赵之人锐；蚩尤败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浚缚于蓟门，公孙戮于上谷，则燕赵之人何得而称锐？凉陇之人勇……所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死；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怯、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门。勇之于怯，于人何有哉？

《北征录》曰：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相为盛衰而不容两立也。夫子论何以聚人曰财，志食货者亦以财为役天下之具。古人间人之君臣，报人之仇怨，未尝不以此为首谋。至于受千金之恩，而甘心于图穷之诛者，将不止于荆轲一人而已也。何者？壮士之颜色，不在乎血气之刚衰，而在乎床头之有无。通神明，役鬼神，亦系于所积之多寡。故古人一则曰轻利好施，二则曰尽将家资散施乡里朋旧，三则曰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是皆轻天下之财，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杰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则均之惠，它日可卜其不我鄙而乐为之用，虽赴汤蹈火不恤也。故壮勇之士则曰募，以财而募之也；岩穴之士则曰聘，以财而聘之也。三军之众，十万之师，弃性命如草芥，赴锋镝如衽席，买间谍以破其腹心之谋，求乡导以乘其藩墙之隙，非有赏赍以维其心，非有金帛以壮其气，彼安能乐为我用哉！是谓之财才相用。

《北征录》曰：《孙子》论间之一篇有曰：“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夫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属，何伊挚、吕牙之能为兴亡也哉！盖天命之去留，系豪

杰之去就，罗其英雄，则敌国自下。秦实无人，始为可图；季良犹在，则腹心之忧未去。故用间之法，不以人材之未附为国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为国家之大患。五就汤、五就桀者，所以为造邦之臣；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为伯者之佐。韩信不用于楚而用于汉，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于南唐而官于宋，此艺祖之所以得江南。盖豪杰之士，致之于朝廷，用之于幕府，则可以为忠臣为义士，遗之于郊野，弃之于山林，则可以为乱臣为贼子。得之于我，则可以成帝王之功；弃之于敌，则适以资奸宄之策。古之圣贤，务揽英雄之心，如黄石之著《三略》；延揽英雄，如邓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乐为我用之心；吐哺握发，以启其无鄙我之意；斯为善耳。不然，则杨朱之岐多于南北，孟轲之水决于东西，天之所以资我者，将转而为资彼之具矣。夏虽未亡，而摯去则亡；周虽未兴，而望至则兴：岂不畏哉！岂不畏哉！自今宜广行招致，幕府将帅，精加延揽，使无遗于草莱，使无逸于郊野。取之不拘于势分，用之不嫌于细故。将见襄淮之翹楚，江湖之豪放，荆楚剑客，烟波钩徒，风门雾集，臂奋鼙鼓，求备吾之采择矣。是为豪杰为间。

人事军律曰：军中才艺，片善莫遗。临事有阙，如何卒救？或施小计以获大功，设一计而收万全，或致死擒生，或知情识变。若多艺而无行，则择艺而弃行；能谋而怯斗，则舍怯而用谋：各有所长，难为求备。亦有鸡鸣狗盗，孟尝得以脱身；夷门屠夫，信陵纳之全国。选士之时，宜多采究。

《北征录》曰 高祖以贩缯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鸡鸣狗盗之徒而保其躯，韩信驱市人而破赵，王霸募市中人而败王郎：是皆招军取士，不拘于一门；兼收并蓄，不拘于一

节。故随所寓以用人，随所以成事，使在彼无弃材，在我无遗用也。近年以来，国家招军立为定法，及等仗者，方为招收。而身材矮短，所欠毫末，则虽勇如关、张，亦所不招。无残疾者，方为刺补。而指断目眇，略有小疵，则虽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卫三司，至江上诸军，例皆扼以等仗，扼以年齿，更扼以犯徒刺环，而未尝破格收刺一人。岂知及等仗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残疾者，未必皆可弃之材。虽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艺过人，虽脊尝犯徒，项尝刺环，而材武无敌。岂可拘于定制，并行弃逐，使居山林，伺生他变？是必广行招致，随材任用。故自正兵之外，复收诸色材技，分为二十八将，各置队伍。教以本色材技，兼习武艺战斗。则普天之下，无非可招之军；四海之内，无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驻，与夫沿边诸屯戍，自无兵少之虑矣。是谓广士。

李纲曰 世之危乱，民之失业，与夫兵之溃散者，多聚而为盗贼，诛之则不可胜诛，而力有所不给。惟因而招纳之，以为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内患，一也；以御外敌，二也；善良胁从者，可散而归田亩，三也；强猾勇敢者，可籍以备行陈，四也；以盗贼攻寇仇，胜则享其功，败则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绿林、下江、铜马诸军而致中兴，曹操用黄巾而破绍、术，太宗起于晋阳，取关中以定海内，亦多招徠群盗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结其心，威足以馭其气，使遵我之纪律而听我之驱策，则用贼盗有五难：已尝放肆而欲收其愤戾之心，一难也；已尝虏掠而欲窒其贪婪之志，二难也；易置将帅则怀疑，三难也；畀之部曲则易叛，四难也；恩过则骄，威胜则怨，而反以为患，五难也。惟善驾驭者，恩威得所，宽猛得中，内得其心，外得其

力，使之视杀敌如杀人，取敌资如虏掠，虽易将帅而不疑，虽畀部曲而不叛，与正军相为表里而无骄怨之患。则其难也，将转而为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尝从事于斯术矣。

李筌曰 有深沉谋虑，出人意表者，名曰智囊之士；有辞纵横，飞箱掉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名曰辩说之士；有得敌国君臣门间请谒之术者，名曰间谍之士；有知山泉、水井、次舍、道路迂直者，名曰乡导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谲诡者，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贯重铠，戈矛剑钺便于利用，陆搏犀兕，水攫鼉鼉，挑身捕虏，搴旗撙鼓者，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无形迹者，名曰醪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负三百六十斤行五十步者，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谲说阴阳者，名曰伎术之士。

谋士 辩士 壮士

死士（谙知山川道路之人 久从军老将）

能水 奸人 能盗（能作鸟兽声者）

死囚（贼军 仇人 贼军主权者亲戚）

兽医 猎户 善算 善书写

画工（雕刻匠人） 木匠 铁匠

一、辞说将（招善游谈辩说者充）

一、间谍

将（招善听探事务者充）

一、乡导将（招曾历内外道路者充）

一、伏兵

将（招善搜伏隐路者充）

一、营寨将（招善辩形验势者充）

一、听望

将（招耳聋目瞽者充）